



东坡手书荔子碑拓片

看看我们的博物馆

◎文/图 潘大林

古发现，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下了这样的断语：“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的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心的中心！”

广西的远古人主要靠渔猎、采集为生，他们将食用过的螺蛳壳丢弃一旁，形成了大片贝丘遗址。馆里有一面墙，镶嵌着大量万年前的螺蛳壳，惊得外省博物馆来参观的人大叫：你们广西省人太奢侈了，一下子就将那么多的史前文物嵌到墙上去！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广西进入到稻作文明时代，种植能喂饱自己肚子的植物，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说明广西人在远古时代就没落后于他人。到了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生活在八桂大地上的西瓯和骆越人，便开启了与周边和中原族群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再次参观的机会来了，并且是潘家兄弟潘汁副馆长全程陪同。他的解说既提纲挈领，又翔实严谨，既诙谐活泼，又深入浅出。我们大为惊叹，称赞他说得比一般解说员好多了！他莞尔一笑，说自己是馆里的一号解说员。我们乐了：这么说来，其他解说员应该都是你的学生！他依然微笑不答。

参观是从广西古代文明开始的。广西的古代文明从哪里开始呢？它在中国古代文明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潘副馆长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还是都听你的吧。”我们说。

广西古代文明，是从右江河谷开始的——兄弟副馆长开始了他的说辞。到目前为止，百色右江盆地经科学考古，发现了上百处石器遗址和石器分布点。经科学挖掘20多处，发现和采集到的石制品达3万多件，这些史前遗址主要沿着右江河道两岸分布，一直延续到下游的郁江、西江，贵港也有大量的分布。

尽管创造这些文明的古人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是最早生存在这片大地的人。

从这些遗址里发现的百色手斧，直接动摇了“莫氏线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莫氏线理论，是上一世纪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根据他的考古发现，沿着欧洲、近东、西亚以及印度半岛所划的一条石器技术分界线，认为在这条分界线以西是一个含石器手斧的阿舍利文化圈，以东则是没有手斧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据右江河谷的考



贵港出土的一级文物大铜马

马蹄旁，满脸谦恭畏葸，反成了它的奴仆和陪衬。与馆中展出的另一匹出自西林县的鎏金铜骑马俑相比，无论形体、姿态、动作还是气度，这匹大铜马绝对是碾压式的存在。我以为，即使与甘肃出土墓葬规模之大、随葬品之精美、文化信息之丰富，在广西乃至全国汉代考古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墓共出土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玉石器、纺织物、植物果品等1000多件随葬品。”

还有那2010年出土自贵港梁君洞14号汉墓的大陶船，流畅的船身、层叠的船舱和众多的乘客，坐着这样的一条船，沿着海岸线航行到东南亚或者印度、中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在内陆河道上，就更是一帆风顺了。

还有那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黑地橘红纹锦，为黑色麻线和橘红色丝绒交织而成，被确认为广西考古出土最早的锦。图版上复原的单综织机和多综滑框织机图样，似乎为秦汉的古县名“布山”找到了另一种答案。秦汉的贵港同时还是岭南漆器的制作中心，展出的漆桶、漆盒等漆器，至今仍漆光明亮，溜滑如新，保持着2000年前的精美模样。至于众多的青铜镜、提梁壶、铜樽、铜钟、铜勺等器物和众多陶楼、陶屋、陶牛、陶猪、陶鸡、陶鸭等随葬品，无不印证了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在他所写的《布山考》中的论断：

“布山在今贵县不但文献有据，而且为大量的考古材料所证实，从贵县汉墓出土文物丰富多彩的情况来看，至少从秦末汉初

起，这里就是一个人口集中、经济文化都很繁荣的地区。其中一些大墓，厚葬多藏，显然是当时富责人家和郡县官吏的墓葬，如果附近没有郡县设置，简直是不可能的。考古调查也证实，在与墓群只有一水之隔的郁江南岸，确有汉、晋城址遗存。隋以后墓葬很少，这同文献记载废县的史实正相一致。相反，在桂平县境，至今发现汉墓很少，不像是自秦至隋七八百年间设有郡治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此，秦代的桂林郡治在今天的贵县而非今天的桂平。”

已故的广西师范大学钟文典教授在他主编的《广西通史》中也持这样的观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贵港市郊附近已发现几百座西汉时期的墓葬，说明这里至少从汉初起就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另外，在贵港城郊的罗泊湾发现的一个汉初南越国时期的大型木椁墓中，出土若干件上面带有‘布山’字样的器物，更直接说明布山县即在今贵港；又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布山之名首见于《汉书·地理志》，它是汉武帝平南越时所置，而据前述罗泊湾木椁墓年代，可知布山县并非汉武帝时所置，而是沿袭南越国时期的旧县而来。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两粤传》载，南越国时有桂林郡监，可知其时沿袭秦桂林郡不改，故南越国时的布山县应是沿袭秦时的旧县而

来。”——我不是考古专家和历史学者，在此只是援引他们这些专家学者的结论而已。

罗泊湾汉墓还出土了7名少男少女的人殉，说明岭南地区还有人殉制度的残留。墓中有许多随葬品基本与广州南越王墓等同，无不说明墓主身份的高贵，至少在贵港当地是等级最高的。

眼前是一尾闪闪发光的银制摩羯鱼，这便是区博中的另一件广西一级甲等文物，说起它的发现经过，潘副馆长为我们叙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1991年底，南丹县广播局职工在南丹小场乡附城村拉屯一座叫虎形山的山上植树。正准备收工时，忽听一声脆响，泥土中一个陶罐被敲破。大家好奇地围上去，从破损的陶罐里掏出了12件精美的银器。其中，一条活灵活现的银鱼令在场的人惊叹不已。这就是摩羯鱼，它其实是一件酒器，所以又称酒船。

和摩羯鱼一起出土的，还有碗、碟、匝等银器，也都十分精美，经考证，这批银器均为宋代器物，并且是当时南丹州向朝廷进贡的贡品，极有可能是在上贡的路上被人抢劫了，然后埋于路旁，最后侥幸留了下来。摩羯，又名摩迦罗，本是印度神话中水神的坐骑，因而有鱼的身体。鱼美人就来自摩羯，是天象十二宫之一，称摩羯宫，其头部似羚羊，身体和尾部像鱼，佛教用以比喻菩萨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满成佛便终不放弃。又因摩羯以肉济人，后来成为佛教圣物，于唐代即已传入中国，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中，就出现了摩羯的形象。南丹这条摩羯鱼全身船形，前面像羊头，上面长着一只犄角，双翅高扬作飞翔状，尾巴向后翘起，身上的鳞甲雕刻得很精细，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令人惊叹，因而成了国家一级甲等文物。

1971年出土于合浦望牛岭汉墓的铜凤灯，则是区博的另一件镇馆之宝。这件长42厘米、高33厘米、宽15厘米的青铜制品，以其造型优美、结构独特、功能别具的设计，在区博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燃烧时，可以将蜡炬的烟灰通过凤嘴进入颈部，达到凤的腹腔并溶入水中，起到消除污染、净化空气的目的。而收藏于柳州柳侯祠内的荔子碑，因文章作者是韩愈、书写对象是柳宗元、碑文手书是苏东坡，这集中了唐宋八大家中三人的“三绝碑”，馆中展出的尽管只是拓片，但也因其珍稀而成了二级文物……

流连再三，观赏再三，赞叹再三，听了这一堂高端的广西文化发展史大课，一下间有一种其腹然但又意犹未尽之感。我以为，这样大开眼界的启蒙，每一个对广西和贵港历史有兴趣的人，无疑都应该来感受一番。

从幻想到现实

◎岑叶明

可能成为现实的幻想。当我收到“科幻作家合肥行”活动的邀请，去到合肥，忽觉科幻中的未来好像并不遥远。

磁约束可控核聚变反应装置庞大而复杂，透过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1/8真空室，可以看到一幅夸父逐日的图画——神明追逐不到的太阳，被我们造出来了；听着量子计算机器室里的制冷系统发出嗡嗡声，身

体里的血液忍不住共振，内心仿佛被某种超越光速的力量攫住；机器人舞动着合金构成的身体，尚不能完全掌握平衡，却让人联想到新物种诞生的微弱火光……

这些过去只在书本和电影中见过，也曾多次被我用在小说里的超级科技，真实出现在眼前——“未来已来”的感受变得非常具体。207年前，玛丽·雪莱夫人写下了这个故事时，会不会想到某一天人造人会变成现实？

从古至今，人们都会各种幻

想。幻想摘下星星、幻想控制天气、幻想长生不老，这些幻想给予文明源源不断的动力。

小时候总听大人感慨，成长是一个不断接受现实、变得现实的过程。但今日当我长大时，却愈加感受到幻想的重要，并投身于幻想的事业。我用幻想筑起一座座未来之城，一代代人出生，一代代人死去，在里面经历各样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岁月更迭、光阴流转……给予读者惊喜时，自我对生命的感受也变得宽广。

显而易见，这是一件不错的事。倘若有人踩着这些幻想，去改变世界，那可真算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消失的背影

◎盘小春

我在家里闲着没事做，故意打了个幌子，来到井边玩。刚开始，我只是坐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玩耍，看鱼儿们在水面上游来游去。那时，我真的捡来许多鹅卵石，往井口里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浮在水面上的鱼。可是，我怎么打，都打不着它们。石头一落到水面上，鱼就跟着跑光了。它们的速度比我的石头沉入水底的速度还要快。

眼看打不着鱼，我好奇地跑到了井口边上，等鱼儿游上来抓它们。可是，井里的那些鱼儿也不傻。它们看见我的倒影在水里，一只只都不敢浮上来，有的甚至躲进了井壁的石头缝里。就在这一招不行的时候，我跑到旱溪里捡了一块破蚊帐和一根小铁丝，我把它做成一个小漏斗，还特地找来一根竹子，把小漏斗绑在竹子上，然后跑到井里捞鱼。

这一招还挺管用的。来到井

口边，我匍匐在干燥那一面的井壁上，尽量把自己的身影藏在井口照不到的地方，然后悄悄把漏斗放进了井里，静静地等着鱼儿游进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刻钟过后，果真有鱼儿上当了。

鱼儿们先浮到水面上，然后绕着水面慢慢地游开，它们不知道我趴在井边上盯着它们。它们也不知道水里有埋伏，就在它们游得快乐，差不多忘记自己是谁时，有的鱼儿游到了埋伏区而且还傻傻地停在那不动。躲在一旁乐呵着的我快速把漏斗往上提，等鱼儿们反应过来时，它们已经在我的漏斗里胡乱地跳着了。

看到越来越多的鱼儿上当，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不再躲着等鱼了，而是光明正大地来捞鱼。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心也就越来越贪，小鱼我是看不上的了。我看上的，是那些跳着舞来逗我玩的泥鳅。

井里的水不是一般的凉，我掉进井里，没多久身上就长满了鸡皮疙瘩，身体冷得打哆嗦，上下牙齿来回地在打斗。我不敢喊，因为井口距离我们家太近了。

井里的水不是一般的凉，我掉进井里，没多久身上就长满了鸡皮疙瘩，身体冷得打哆嗦，上下牙齿来回地在打斗。我不敢喊，因为井口距离我们家太近了。

爸妈听见肯定拿着棍子来井里捉人。

我心里期盼着我的小伙伴来救我，可是那一天中午，他们连个人影都没见。我想他们可能睡着了。就在我在水里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个只见背面的老人，他不是我们村的，刚好来我们村办完事回去，路过井边时，看到我落在井里，他沿着石阶梯跑下来把我拉了起来。

那天，我全身都湿透了，甚至连一根干的头发都没有。那老人没有骂我，见我全身都湿透了，就帮我把衣服脱下来，用手拧干，晒在旁边石头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待会干了你自己穿上再回家，别再到井里玩了。”

然后，他驼着背沿着田埂那边走去。那一天，我一直看着那个弯着的、跟禾苗一样高的背影，时隐时现地走动着，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居住在哪里。

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

劝学赋

◎彭敏艳

北溟泱泱，帝山茫茫；云程肇始，志凌穹苍。攀青云之峻路，破蒙昧之幽涧。笃行以砺其志，琢玉而焕其芒。

鹿鸣呦呦，文脉永昌；锦程邈邈，万象森张。昔梁公洗砚，墨染沧浪；笔落惊风，气慨八荒。洗砚池畔，金蟾吐曜凝墨韵；漱玉桥头，飞泉溅雪映诗章。文昌阁上星斗耀，登科桥下月华光。揽月亭高悬桂子，状元台迥育栋梁。

真武岩峙，紫微星朗；北斗列曜，天衢昭旷。七星拱极通天关，藏玉笈，琅嬛福地藏琳琅。愿君长抱青云志，直上琼楼摘斗光！

嗟乎！书山辟径，以勤为杖；

学海行舟，唯苦作航。北帝壺天

藏玉笈，琅嬛福地藏琳琅。愿君长抱青云志，直上琼楼摘斗光！

涂拥的诗

◎涂拥

那将是另一种味道

一天又一天

一个阳光的人
在滂沱中也能绽放笑颜
会将雨丝串成银蝶
翩跹爱的花园
向星空借来晚安

喜欢这样的人
喜欢将生命酿入一杯美酒
使日子回味甘甜
即使一点辛辣，也不皱眉
每一天都活得像初恋

带着梦的温度醒来
鸟一样鸣叫，笑迎又一天

再写蒲桃

去年偶然相遇
香气瞬间唤醒童趣
记下遗忘，感叹于涩日子
被今天拒绝和抛弃
幸运的是通过文字
被一些人读出
一种快要消失的香气
让竹竿和枝条，等到了现在
你却突然羞涩起来
零星光出理想主义果子
挂在高高树梢
黯淡渴望的眼睛
我开始不安与困惑
你一无所知，
更不在乎要满足谁
却让我心生羡慕，流连忘返

茶脉(散文诗)

◎谢小峰

—

露水尚未褪去星辰的鳞片，
莫姐的布鞋已沾满春山的呼吸。
五十年晨昏在她掌心刻下沟壑，
蜿蜒成六堡古茶树的年轮。那些
纹路里流淌着红泥小火炉的温
度，浸染着青竹焙笼的沉香，与茶
青叶脉里沉睡的江南暗合神韵。

竹匾上摊开的墨绿色波涛，
是她用杀青铁锅驯服的春天。两
百三十度的烈焰在铁锅里翻涌，
苍老的手掌却如观音拈花般从容。
茶叶在热浪中舒展蜷缩，褪去青涩的模
样如同少女在岁月里沉淀。
那些被锁住的茶多酚与芳香物质，正
在等待某个清晨被滚水唤醒。

古茶树在雾霾中伸展虬枝，
露珠顺着叶尖滴落在她的银簪上。
采茶婆盛着半篓晨光，指尖掐断茶梗的脆响，惊醒了蛰伏在腐殖土里的茶虫。她知道每片茶叶都带着山岚的胎记，像襁褓中的婴孩等待重生。

月光为老茶人披上银纱，禅室里的沉香正在讲述涅槃。莫姐数着茶漏的孔眼，如同老僧拨动苦提子。水沸时的蟹目鱼眼，是她参了五十年的公案。

茶烟在经卷上描摹空山新雨，杯中的沉漪荡漾成曼陀罗。她终于懂得，杀青时转腕的弧度原是天地初开的轨迹，堆堆发酵的温度恰似婴儿在母胎的呼吸。

老茶客的砖墙渗出琥珀色的泪，那是岁月在石缝里酿的蜜。她记得某个梅雨季，茶砖表面突然绽放的“金花”，如同来自眉心的毫光。那些散开的孢子，原是天地写给茶人的情书。

郁江的月光在茶汤里流淌，紫砂嘴噙倾泻的弧线，是她用半生丈量过的山高水长。有时她会对着茶渣沉思，看蜷缩的叶片如何在水纹中舒展成蝴蝶的形状——那分明是十八岁那年，她穿过茶山时惊起的凤尾蝶。

她心里淌过内心的河流，轻
轻地唤了一声自己——
若琼……
茶凉时，窗外白玉兰跌进视
台，溅起满室月光……